



【有所思】

越过高山

【浮世绘】

“牛火”，你是不一样的烟火

□雪樱

读《水浒传》，林冲在山神庙里，当他一无所有时，“却把葫芦冷酒提来便吃，就将怀中牛肉下酒。”此时，如果有两个刚出炉的芝麻烧饼，把牛肉一夹，嘎嘣酥脆，一股脑儿吃进肚里，岂不酣畅淋漓！

牛肉烧饼，在我们当地也叫“牛火”，简单、直接，好像方寸烧饼里包裹着一股跃动的灵魂之火。是的，牛肉烧饼就是这样的“大众伙伴”——出差赶路，午饭垫饥，家常早餐……记得当年学校开春季运动会，中午自己带饭，有班上同学带“妈妈牌”牛肉烧饼，肉多得直往外掉，让我和小伙伴直咽口水。

人在旅途，一个牛肉烧饼，一碗牛肉汤或豆腐脑，安抚的不仅是味蕾与肠胃，还有一颗想家的心。我住的小区，从东面拐个弯，就可抵达一条胡同，那也是通往中学的路，我走了整整三年。一进胡同，两侧富有特色的民居依次排开，巷子上空萦绕着浓浓的芝麻香，一路上可见香油坊、早餐店、百货店。胡同里有多家卖牛肉烧饼的，筐箩里躺着金黄的烧饼，牛肉为自家煮的，三肥七瘦，恰到好处，吃起来味浓、醇厚，不柴、不膻，无筋皮。平日里哪有口福？生病了，期末考试了，父母才会恩准去买一个“牛火”当早餐。吃一次，好多天回味不尽，嘴角上沾的芝麻粒，一咬一个香。

牛肉烧饼，牵绊内心深处的一缕情丝。小区十字路口位置，有家早餐摊，卖牛肉烧饼，每天排起长队，一直蜿蜒到马路中央。“还是两个饼，多辣子。”“好嘞，马上就好！”来的都是老顾客，他们的口味与喜好，女人早已烂熟于心，她忙着低头剁牛肉，夹烧饼，动作如行云流水，“咣咣咣”，那声音轻盈跳脱，自有一种节奏感；男人帮忙打下手，装袋、找零，还兼卖豆浆。高峰时段过去，他就支起一张小方桌，坐在马扎上，铺开白白的宣纸作画。

电视台记者带着摄像机前来采访，他们的故事一时传开了，牛肉烧饼比以前更火了，供不应求。原来，刚结婚那会儿，男人就酷爱画画，喜欢齐白石的风格，但因生计所迫，未能如愿。后来，好生活靠双手打拼出来，孩子也都大了，他重拾兴趣，没有拜师，也没有任何专业训练，他全靠摸索着画，这一坚持就是25年。

收摊回到家里，妻子在小院里支上一口铁锅，准备炖牛肉，泡、洗、煮、炖，皆是慢活，每道工序都一丝不苟。他闷头挥笔泼墨，画到尽兴时，喊一声妻子，让她过来。一个扎着围裙，双手背在身后，前倾身子凝视纸上的大虾；一个笑着抬头，比比划划，有说有笑。炉子上的大锅“噗噗”冒着白气，肉香扑鼻。小院角落里有一盆月季兀自开着，孤芳自赏。那一刻，世界万籁俱寂。

谁说肩扛生计与重负，无暇顾及

诗与远方？记者采访问：“对未来有什么打算？”妻子抬手擦了把汗，笑眯眯答道：“赚更多的钱，支持老公的梦想，办画展！”夫妻二人的用心与执着，赋予牛肉烧饼以深味，让早餐摊也有了体温和心跳。

好的美食，关键在“二舍”：舍得用好料，舍得下功夫。这样说来，做牛肉烧饼与执笔画画异曲同工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吃的不是牛肉烧饼，而是凝结在酥饼和牛肉之上的信义与情思。

人往往在生病住院时最渴慕家的味道。去年陪母亲住院，那天做完检查已经天黑，结果没出来前的焦虑不安不断膨胀，导致一点胃口没有。等半夜里肚子咕咕叫了，附近店家却都打烊了。千搜万寻，这时候，一家牛肉烧饼店闯入我的眼帘，抱着“最坏的打算”一尝，没想到熨帖至极，好吃就是王道！牛肉塞得满满当当，烧饼还是热的，牛肉入口软烂，醇香沁人心脾。此时，病房走廊里寂静无声，母亲打起轻微的呼噜，我的眼角噙着泪光。

人与动物的区别，莫过于烹饪与阅读。在吃这件事上较真的人，大都是乐观主义者。一连几天，我都吃牛肉烧饼，再来碗牛肉馄饨，一顿管一天，一天吃一顿，连汤都不剩。

那段至暗的日子里，“牛火”为我注入了超级能量。我摁不住好奇心，事后专门询问店家：“你家的牛肉烧饼，怎么那么好吃？”“我们只做鲜牛肉。”对方回答，干脆利落，底气十足。

人与美食的缘分，兜兜转转，似乎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。偶然的机，我结识了店家老板，她很谦逊，从业三十多年，深耕餐饮领域，她口中的两个“传家宝”，令我久久难忘，也从中探寻到“好吃”的精神密码。一是其曾祖父当年在劝业场创立的“義利永”字号，即“先义后利，厚义薄利”，经商之道，也是做人处世之道。二是一杆从清朝传下来的家族老秤，星花已模糊不清。物之索隐，老秤上有三颗星，代表“福寿”。“少给一些就会少福少少寿，多给一些才会多福多多寿。”她介绍说。

他们卖的是牛肉烧饼，也是诚信与情义。“义”字当头，那一口肉多美味的“牛火”，百年传承，便有了人世间的种种有情。一般来说，牛肉烧饼做得好的店铺，酱牛肉也卖得好。买俩牛肉烧饼，再来半斤酱牛肉、一包五香花生米，回家就有了下酒的肴，饭也不用额外做了。喝酒、吃肉，“牛火”充饥，一个人的夜晚，别提多惬意了。

“牛火”，你是不一样的烟火。或许，人生就是一个加长版的“牛火”，饼馅烘烤是为了淬炼心灵，牛肉炖煮是为了锻造意志。酥饼与肉香杂糅交织，在空气中“啪啪”绽放，唇齿间缭绕不散的滋味，或曰“乡愁”。

(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□高绪丽

六月的风不同于一年里其他季节任何时候，若论温柔，它不及三月；论强悍，它又不及腊月。但它有足够的耐心，它所到之处，扑面而来的是从种子深处迸发出来的天经地义。很多时候你可能察觉不出它的来意，但当它掀起滚滚金色麦浪的时候，又免不了为它深深折服。行走在六月，迈出去的每一步都要忍受炙烤的煎熬，可是走过的每一个脚印，都是那么从容、坚定。

吹着六月的风，我忍不住想起老人们流传下来的习俗。身处山、海相连的胶东半岛，伴随孩子的第一声啼哭，身为新手爸妈的第一件事情，是由刚刚荣升为父亲的男人来到妻子的父母身旁“打喜”。这时候，他的岳母除了会为他准备九十九个红鸡蛋带回去，还要单独再放两个熟鸡蛋揣在他的衣兜里，并且叮嘱他，往回走的路上，遇到最高处，一定要下车把这两个熟鸡蛋剥皮吃完后再赶路。老人们传言，在最高处吃完鸡蛋，会为新生儿带来美好的祝福，祝福孩子茁壮成长，未来会有更好的前途。

我的孩子出生后，刚刚成为父亲的他听从产房里其他爸爸们的建议，第二天就骑上摩托车一路风风火火赶到我家，向我的父母亲“打喜”。母亲把提前准备好的九十九个红鸡蛋给他装好后，又特意给了他两个熟鸡蛋揣在上衣兜里，嘱咐他，回城的路上，经过东直格庄那条路时，在最高处下车把鸡蛋吃完再赶路。

听说东直格庄那条路是修在山上的路，山上的最高处，是我们当地的一条分水岭，山上的水，南面的往南流，北面的往北流，非常明显。那天他赶回产房后，跟我分享说，一路上只顾着急往回赶，经过东直格庄的山顶时看到有个男人蹲在路旁，走近了才看清那人吃的是鸡蛋，他也急忙下车，左右打量，找了个最高处，立在路边开始吃鸡蛋，吃的时候才想起来没带水。当他把鸡蛋吃完，准备启动车子再次出发，恰又看到从后面也上来一辆摩托车，车上的男人也在路旁停下车子，看样子也是准备下来吃喜蛋……讲完这些，产房里别的爸爸妈妈们都笑个不停。

时间不知停歇，缓缓流逝，我的孩子慢慢长大的同时，我们眼角的细纹也像溅在水面的涟漪慢慢扩散。在一个月季花热烈奔放的午后，我又与母亲谈论起当年他回去“打喜”时的意气风发，不免感叹，当年在山顶上吃喜蛋的那个年轻男人迎来的何尝不是他的高光身份——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。作家赫尔曼·黑塞写《悉达多》，写到悉达多成为一名船夫后，在河上谛听老船夫的箴言：“造化的一切声响都存在于它的声音之中。”人至中年才开始明白了，在生命的旅程里，许多事情都是有声可循的。

我出生的时候是腊月，我的父亲也去外婆家打过喜。去外婆家要翻一座山，外婆住在山的那一边。父亲曾经说过，当年外婆也给他的衣兜里揣了两个熟鸡蛋，他往回走，来到山顶时，手握两个鸡蛋立在寒风里思索了良久。在那个年代，他多想把那两个鸡蛋留着带回去给他的妻子，那样妻子就可以多吃到两个鸡蛋，可以多补充一些营养。父亲说，经过那一天，那两个鸡蛋早已不是区区两个鸡蛋那么简单，耳畔呼啸而过的寒风声，更加坚定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深情。初为父亲的他第一次领悟到，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再是一个人，他要为他的妻子和孩子遮风挡雨、扛起一片天。

陪我慢慢长大的日子里，父亲手上磨出来的老茧也越来越厚。他常常在劳作了一天之后的傍晚，用刀片默默割掉上面的坚硬部分。父亲没有食言，他独自咽下的苦难与汗水终将换来妻子和孩子的笑靥如花。无数个黑夜里，从长年累月劳累的关节深处延伸出来的疼痛把他折磨得夜不能寐。白天，当我和我的孩子回来时，他又总是微笑着告诉我，地里的花生种上了，麦子也浇过了水，让我不用记挂。母亲提醒他，为何不讲讲夜里被腰腿痛折磨得独自在黑暗里坐了半宿？父亲咧了咧嘴，云淡风轻道：那点痛真不算什么。

我小的时候仰望父亲，他真的好好像一座高山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无雨的天空。他高大的身躯和宽厚的后背，总是带给我一种莫大的依靠与温暖。等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后，父亲也不用再像以前一样，白天去地里劳作，晚上再去工厂做工那么辛劳了，现在的他只需陪着母亲，守着几分薄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

面对慢慢衰老的父亲，我曾经天真地以为，是当年属于父亲的那座高山正在慢慢变矮。可是，有一年假期，当我们都回到家中，在饭桌上边吃边聊时，在大城市工作的北大研究生毕业的妹夫借着酒意跟父亲说，他担心他的孩子将来长大后会不会找不到好的工作。没想到一辈子与土坷垃打交道的父亲语出惊人，他语重心长道：“放心吧，当年那么艰难，我都能把我的孩子们培养得那么好，你也一定不会差。”我才突然醒悟过来，原来，从来不是我的父亲在变矮，而是他期望孩子的视线可以越过他这座高山，看到外面更加广阔、更加美好的世界。

在六月的日历上慢慢行走，慢慢读懂父亲，我才发现，或许我也错怪了六月。当眼前的大地一派金黄，当整个世界藏匿在它的周围，六月也比过去更加坚实，更加自我。当它目睹着一棵棵麦子从寒冷与沮丧中一跃而出的时候，或许它也正与一粒粒麦子一起，感受到了苏醒前最后的震颤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)